人物简介
Introduction

针灸在中国有四千年的历史，只是在七十年代开始引进入美国。

针灸自由四十年代，很多美国人开始寻找不依赖药物的替代医疗来治疗各种疾病。针灸在美国的发展，经历了许多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针灸的理论和实践，与西医对人体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在1971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随行记者团中，有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詹姆斯·赖斯敦（James Reston），因为患有急性阑尾炎，在医院动手术后，他的助手发现他口腔内有异物，原来是手术后，医生忘记将手术用的纱布留在病人的口腔内。

詹姆斯·赖斯敦回国后，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针灸在中国的神奇疗效，引起了美国人对针灸的极大兴趣。

197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7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7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7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7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7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7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7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10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01.

访谈内容
Interview content

\\\\\\

在2018年4月3日，著名的部门委员会听证会上，国会议员詹姆斯·赖斯敦（James Reston）的助手发现他口腔内有异物，原来是手术后，医生忘记将手术用的纱布留在病人的口腔内。

詹姆斯·赖斯敦回国后，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针灸在中国的神奇疗效，引起了美国人对针灸的极大兴趣。

197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7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7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7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7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7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7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7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8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199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0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1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2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3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4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5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6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7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8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2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5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7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8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099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210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也组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针灸的临床应用。

02.

访谈内容
Interview content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在最近12年间的国库拒为NCCIH之日在安位公军服务中安中，遇到的最新的挑戴和健康合理？"以及在担任NCCIH领导职务期间，您的工作重点是什么？"为当前的研究内容是，他的提供非常有用。一直致力于检查中医药在美国主流医疗体系的整合。

值得说说回答常见过，回答主要是提供了很精细的回答。

他是大学的医生，1971年中华医生美国的立志，在那时，美国人对针灸还不多进行中医，这为针灸只是非常的陌生。NIH在过往这为他个不得这支持针灸的实验，美国立，这也是回答在1994年成立这样的原因，希望能为这样合理解决这种的非常感兴趣的研究。

在成功治愈行后一位首席的全身神经瘤和其他一些疑难病之后，他在卓越表现并给NIH1991年在NIH内部的一个成立了第一批针灸研究，这就是为美国主流医学在中医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从这时起，NIH这在先进到他的研究服务机构之NIH内部。

回答主题到："我觉得在为研究的角度人，在那里工作了16年，这许多了大量的病人，很多病人对针灸有很强的兴趣，我这在做大的患者人群最终使得许多针灸中医的立场发生了改变。因为他们帮助了所以他们的改变了。

在1998年，美国国会成员现代医学中心成立，某结果，在 2002年，白宫城市现代医学委员会要求了解现代医学的情况，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在2002年12月在白宫召开了，这就是为我们在中医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我是一位医学家，但也是中医，我一直在以医学为基础。

现在就已经，NIH，白宫和国会等这些活动，直到今天，这些都在仍就这为是城市现代化医学的发展和美国的健康。

那现在针灸中医学就的好像，回答说回答说："使命在机构用特存在，我们在2002下的时间就是以这样的，我这为这是他最大的那次会，这是一些学院的最终，了就就是主机会那好学中医的发展，以及为了我们中医美国的发展而已的发展，为了为我一位在NIH内部的针灸研究的人，以及在国家也帮助我们学术发展的机会，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以及这是主任学院受到立了自己的真实。"我做了自己要的，这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为了我们的发展。

03.

访谈内容
Interview content

好的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好关心中医在美国主流健康系统中的地位以及未来的前景？

回答主非常重要的话："好关心中医在健康的起好发的发展好，曾说起那人类作者，多数人都在关心中医在美国的发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个方面也非常的关注我们的发展。

ONE. Interview with Dr. Xiaoming Tian

Bing Yang

Introduction

Acupuncture has been practi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970s, and in that time many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evolution and advancement of both the quality and status of acupun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Dr. Xiaoming Tian, who is a highly respected and renowned senior acupuncturist, has greatly influenced his colleagues in this field. He is currently the Director of the Academy of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Medicine and his clinic the Wildwood Acupuncture Center in Bethesda, Maryland. While I have known Dr Tian personally for many years,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 had talked with him about his own experiences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public service.Besides a busy clinical practice, he has also actively advocated for the use of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He has received many awards for his contrib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wide, from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the US Senate, and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For many years Dr Tian served as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 He was a co-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lliance fo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from 1986 to 1989. From 1991 to 2005 he was a clinical consultant and developed the first acupuncture clinic at the White House Clinic. He served as a member of the White House Commission on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Policy (WHCCAMP) in 2001 to 2002, and most recently in 2008 to 2013 he was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His other interests include research into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acupuncture for fibromyalgia through a grant from the NIH. He has also developed several new treatments to help treat addictions of methamphetamine, osteoporosis and migraine sports injuries.

Dr. Tian obtained his medical degree from Beijing Medical University where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He was then accepted as a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in brain pathology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nd worked on brain tumors and the ultrastructure of bone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ntal and Craniofacial Research from 1982 to 1986.

In 1986 he established the Wildwood Acupuncture center in Bethesda Maryland, and over the years he and his team have treated over 30,000 patients. He is the author of Chinese Healing Herbs. In 1996, he established the Academy of Acupuncture & Chinese Medicine to do research on herbal medicine and dietary supplements.

Interview content

In an interview in April of 2018, I asked him about his public service and his clinical success. Additionally, since he has observ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the U.S. I asked him to share his thoughts o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s a practitioner, I was curious about the way he managed his clinic and what made it so successful. When asked what his clinical philosophy was, he responded that he simply treats one patient at a time. He believes that the practitioner's strong intention to care for patients is the most valuable factor, followed by good skills and techniques. He said "There are so many difficult diseases that we can't deal with. However, if the practitioner is very kind to the patient, he can help the patient to overcome fear." He also provided some details about the management of the clinic, saying that the practitioner should be always available to the patients. The practitioner should also be able to see the patient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returning phone calls in a timely way.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make helpful suggestions and refer the patients to other doctors as necessary.

Secondly, the clinical effects must be satisfactory. Most times Chinese medicine doctors are the practitioners of last resort, the patients having already been to other western doctors before they come to see a Chinese medicine doctor. Dr. Tian's clinic, Wildwood Acupuncture Center,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30 years,so a high demand on Chinese medical practitioners. One needs to feel confident in Chinese medicine to treat the patients in accordance with Chinese medical principles and rules. According to Dr. Tian, he has been treating patients for 30 years, and he has treated over 30,000 patients. He has written a book on cases which western medicine had no helped.

Third, as successful practitioners, they must get along well with doctors and other practitioners.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are very different but often complementary systems, like the left and right hands. Sometimes these two, working together, can yield better results.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2016-2018), Dr. Tian has been working with a western doctor who is head of the clinic and practitioners, His clinic has a good reputation and maintains a healthy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hospitals and clinics.

We also discussed his experiences in the last 32 years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public service for the NIH and White House, along with recent historical milestones for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He has a pioneer in this field, his experiences are unique, because he helped to promote and promoting the acceptance of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the U.S.

His biggest challenge was legislation around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early 1980s. At that time, the valid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as not recognized, and its effects were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placebo. The director of the NIH said they would not fund research on acupuncture. In response to this Dr. Tian established his clinic in 1986, in hopes of providing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ho had not had results with western medicine. After having successfully treated a White House consultant with severe sciatica pain, along with many other difficult cases, he was invited to establish an acupuncture clinic at the NIH, to help their clinical center in 1991. This was significant as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NIH ever had an alternative medical system practiced in their clinical center. This was a landmark for the clinic and worked there for 16 years, treating a large number of patients, many of whom worked in the White House or congress. It was this patient base that finally made the legislation around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medicine possible, since they were shocked to see how beneficial it was.

Following that milestone, in 1998, the National Center of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was founded. Then, in 2002 the White House Commission on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Policy published their final report, and inside, the ter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irst appeared in a White House document. It was regarded as a breakthroug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since it acknowledges Chinese medicine as a medical system, which includes acupuncture, herbal medicine, tuina, and other therapies. The report was approved by the FDA, NIH, White House and Congress. To this day, this report is regarded as a guidelin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and healthcare reform. His own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s a doctor of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medicine allowed him to get along with both Western doctors, as well as other CAM practitioners. In his clinic, all medicine, regardless of its source, belongs to humankind and should work towards the same goal,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When he realized that it was good practice to evaluate the NIH acknowledge and approve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acupuncture, he worked even harder to push it forward and get legislation established. As he said, "It is not easy and will take time, but we have to push forward, little by little, and we will get there." He went on to explain how he integrates acupuncture into practice and promoting the acceptance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he feels this was his biggest contribution, saying "This was also a process of learning how Western medicine doctors think, and how to help them to change the Chinese medicine profession forward." Being the first to lead the acupuncture clinic at the NIH clinical center, and as a member in the White House commission on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Policy, he contributed to the legislation and acknowledgment of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medicine. "I do what I could and felt satisfied with my work." He certainly should be proud of his work. According to a national survey in 2008 sponsored by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early 38% of Americans had experienced CAM treatments, and over 3,700,000 Americans had utilized acupuncture or Chinese medicine (Barnes, Bloom & Nahin, 2008). Since then the utilization of acupuncture has increased, prompting interest in the funding of biomedical research into acupuncture. (Austin, Ramamoorjanvelu, Qu and Griffith, 2015)

My last question was regarding the role of, and medicine, regardless of its source, belongs to humankind and should work towards the same goal,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When he realized that it was good practice to evaluate the NIH acknowledge and approve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acupuncture, he worked even harder to push it forward and get legislation established. As he said, "It is not easy and will take time, but we have to push forward, little by little, and we will get there." He went on to explain how he integrates acupuncture into practice and promoting the acceptance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he feels this was his biggest contribution, saying "This was also a process of learning how Western medicine doctors think, and how to help them to change the Chinese medicine profession forward." Being the first to lead the acupuncture clinic at the NIH clinical center, and as a member in the White House commission on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Policy, he contributed to the legislation and acknowledgment of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medicine. "I do what I could and felt satisfied with my work." He certainly should be proud of his work. According to a national survey in 2008 sponsored by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early 38% of Americans had experienced CAM treatments, and over 3,700,000 Americans had utilized acupuncture or Chinese medicine (Barnes, Bloom & Nahin, 2008). Since then the utilization of acupuncture has increased, prompting interest in the funding of biomedical research into acupuncture. (Austin, Ramamoorjanvelu, Qu and Griffith, 2015)

Author information:
Bing Yang is an acupuncturist in Massachusetts. She received her bachelors and Master's degrees in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Medicine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1990s and her Doctoral degree from Massachusetts College of Pharmacy and Health Sciences (MCPHS). Currently she is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Pharmacy of New England School of Acupuncture, MCPHS. She also maintains a private practice in Boston.

作者简介：
杨冰，中醫師，九十年代掌握北京中醫药大學，博中醫學學士，碩士學位，後於美國麻省新英格蘭針灸學院獲得針灸學碩士學位。現為麻省新科技健康科學大學波士頓中醫學院教授，中醫執業醫師，波士頓也有診所。

版权所有 ©2024 NEJTCM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如需转载，请联系 editor@nejtcm.org

请您扫码关注
新英格兰中医药杂志微信
NEJTCM
中医药
本刊投稿邮箱：editor@nejtcm.org